

意林轻文库

绘梦古风系列

006

作品
YUANBAOER
WORKS

凤九卿

(二)



女中诸葛与腹黑帝王恩怨纠葛、生死对弈
资深作家元宝儿
深情奉献

《轻小说》

本季头条火爆连载，
百万读者翘首以待

一个极度聪明却经常迷糊的女子，
蕙质兰心，绝世无双
一段天平两端的爱情，以信任为砝码，
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
一场牵动着九重宫阙的政治博弈，
以江山为聘，旷古烁今

凤九卿

——一部以她为名的宫闱乱史



凤九卿

元宝儿 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 | 吉林摄影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轻小说 出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凤九卿. 2 / 元宝儿著. -- 长春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498-1794-8

I. ①凤… II. ①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54896号

凤九卿 (二)

Feng Jiuqing (Er)

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| 元宝儿 |
| 出 版 人 | 孙洪军 |
| 顾 问 | 杜 务 |
| 总 策 划 | 安 雅 张 星 |
| 主 编 | 张 弘 |
| 责任编辑 | 施 岚 胡晓路 |
| 图书统筹 | 安小纪 |
| 特约编辑 | 黄佳佳 |
| 绘 图 | 源 雪 |
| 书籍装帧 | 胡静梅 |
| 美术编辑 | 李 月 |
| 开 本 | 920mm × 635mm 1/16 |
| 字 数 | 200千字 |
| 印 张 | 15.75 |
| 版 次 | 2013年7月第1版 |
| 印 次 |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|

| | |
|-----|--|
| 出 版 |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摄影出版社 |
| 发 行 | 吉林摄影出版社 |
| 地 址 |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: 130062 |
| 电 话 | 总编办: 0431-86012616 发行科: 0431-86012602 |
| 网 址 | www.jlsycbs.cn |
| 经 销 |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|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1794-8

定价: 23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|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三章 | | | |
| 报家仇逆天而行 | 001 | | |
| 第十四章 | | | |
| 救忠仆义无反顾 | 023 | | |
| 第十五章 | | | |
| 遭天灾身陷险境 | 043 | | |
| 第十六章 | | | |
| 招良才机关算尽 | 065 | | |
| 第十七章 | | | |
| 喧闹夜辗转难眠 | 085 | | |
| 第十八章 | | | |
| 佛堂外暗藏玄机 | 105 | | |
| | | 第十九章 | |
| | | 为红颜触怒皇权 | 125 |
| | | 第二十章 | |
| | | 出征日步步为营 | 145 |
| | | 第二十一章 | |
| | | 天机算贵人现身 | 159 |
| | | 第二十二章 | |
| | | 诱良将智斗内奸 | 181 |
| | | 第二十三章 | |
| | | 中诡计坠落深渊 | 201 |
| | | 第二十四章 | |
| | | 患难时得见真情 | 223 |





第十三章



报家仇逆天而

行



大祸降临

虽然两个人之间隔着厚重的门板，可凤九卿还是感应到，门另一端的那个人一定是唐浅。

脚步声在门外轻轻停了下来。

她屏着呼吸沉吟半晌，走到门前，一把将门拉开。

门口处，就见唐浅直挺挺地跪在那里，那把被他经常带在身边的断云斩，刀鞘之上还残留着未干的血渍。

他的脸色阴沉而苍白，凤九卿仿佛从对方的眼底看到未来得及敛去的戾气与杀意。

两个人就这么一站一跪。

此时无须多言，凤九卿已经猜出事情的大概。

曹达果然是被唐浅所杀。不管原因是什么，这件事让她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。

她手指紧紧扣着门板，深吸了一口气之后，轻声道：“曹国舅的侄子曹达，是你杀的？”

跪在地上的唐浅丝毫没有犹豫地点头。

“以你的能力，想杀曹达，完全没必要暴露自己的行踪，为什么会如此

大意？”

“因为积压在心中多年的那层恨，已经让我失去了最起码的理智。”

凤九卿垂头，微不可闻地“哼”了一声：“失去理智？你还真是对得起我。”

唐浅按扶在地上的手掌无形之中收紧了几分，指甲紧紧扣在地上，这一刻，他已经感觉不到任何疼痛的滋味。

他知道自己冲动之时无疑将凤九卿陷入了绝境。

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仇恨。

曹达死了，就意味着很多麻烦也会接踵而来。

可他当时真的是控制不住，仇人就在眼前，曾经发生在唐家的种种不幸在瞬间闯进他的脑海。

眼看着那个害得他家破人亡的恶棍，以耀武扬威的姿态出现在眼前，他都快疯了！

当时心底只有一个想法——杀了他！

直到曹达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双眼，被仇恨蒙蔽的头脑，才慢慢冷静了下来。

一只手突然伸到他面前，唐浅抬头，凤九卿没给他犹豫的时间，一把将他扶了起来。

反手将门掩好，压低了声音，她小声道：“你和曹达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？”

早在四年前，她将唐浅带回凤府的时候已经知道对方身负血海深仇。

只是唐浅一家遭遇不测的时候，唐浅年纪还小。本以为他记得不深切，没想到事隔多年，这始终积压在他心底的仇恨居然说爆发就爆发，让凤九卿有些措手不及。

如果唐浅杀的是普通人也就算了，现在最大的麻烦，就是死的那个人是曹达。

虽然曹达在朝中的地位并不显赫，但他有一个国舅伯父，还有一个当太子的表弟。

仅是这两座大山，就足够唐浅被千刀万剐一万次了。

面对凤九卿的询问，唐浅也没隐瞒，他一五一十地将过往的一切交代出来。

唐家祖籍渭洲，在当地虽然是个小门小户，但唐浅的父亲却博学多才，作得一手好画，写得一手好字，虽然没入仕，但在当地也倍受百姓敬重。

唐浅是家中的独子，母亲虽然斗字不识，可为人温和善良，治家有方，唐家虽小，却也在父母二人的共同努力下过得其乐融融。

虽然唐浅的父亲博学多才，可唐浅却并未遗传他父亲的天分。

逐渐长大的过程中，家人渐渐发现唐浅并不是一块读书的料子，他父亲原本还指望着他长大成人的时候去考科举，如今看来也只能作罢。

唐浅四岁那年，拜了一位师父学武艺，一年之中也就能在家中住上两三个月。

他清楚地记得，他拜师当天，师父送给他一条土黄色的小公狗。

那狗的品种虽然并不名贵，但非常有灵性。唐浅很喜欢那条小狗，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作小黄。

隔年夏天，唐浅抱着小黄回家与父母小住，也正是在那年，唐家遭逢巨变。唐浅万万没想到，那条被他当成宝贝疙瘩的小黄，居然成了这场灾难的导火索。

小黄是一条非常有灵性的狗，被唐浅带回家后，很快便赢得唐家父母的喜欢。

那天清晨，小黄吃饱喝足出门遛弯，竟看到恶霸少年强抢黄花闺女的戏码。小黄天生就有正义感，见那姑娘受难，便汪汪叫得上前去咬那恶少。小黄不发威的时候，性情非常温驯。可当它龇牙咬人的时候，凶狠的模样真能让人退避三分。

恶少被小黄连咬两口，怒不可遏，抽刀便将小黄的一条腿给砍断了。

当时恰逢唐父看到这一幕，急忙上前阻止，还对那个人说这小黄是他家里养的狗，若有得罪之处他们会赔银子的，千万不可伤及性命。

恶少当时正在气头上，自然不可能将唐父的话听进去。

不但没听进去，小黄当街让他出了大丑，引得他杀心顿起，举刀便将路

见不平的小黄砍死了。

唐父虽然是个文人，可骨子里却充满正义。

眼看着儿子心爱的小狗被人斩杀，他气得与那恶少理论。也不知道哪句话说得不中听，恶少再次起了杀心，当着众人的面将唐父给活活砍死了。

那一幕深深烙印在唐浅幼小的心里，他怎么也不敢相信，前一刻还说要找人给他打一把好刀的父亲，居然在转瞬之间便成了刀下亡魂。

年仅五岁的唐浅气怒交加，疯了一样上前对那杀了他父亲和小黄的恶少连踢带打。

恶少当时也失去了理智，挥手对着他就是一刀。可怜唐浅那如精雕娃娃一样的漂亮面孔，就这么被恶少砍成了鬼面。

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，很多人都对恶少的行径愤怒交加、指指点点。

恶少似乎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伤及人命，有些犯傻，当他意识到自己闯下祸事的时候才慌不择路地趁乱逃出人群。

“那恶少既然杀了人，当地的官府为什么不将他绳之以法？”

听到这里，凤九卿觉得唐浅的过去，与自己梦境之中所遭遇的一切还真有些雷同。

唐父死了，这对唐家来说等于是灭门惨案。

唐家的主要生活来源，就是唐父给人写字卖画，虽然并不富裕，却足以让一家人吃喝不愁。

唐父死了，就意味着唐家垮了。

因为过往的悲剧而陷入痛苦之中的唐浅，紧紧捏着拳头，冷笑一声：“官官相护是从古至今都改变不了的事实，更何况当年被他砍死的那个人，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老百姓。”

那个时候他年纪还小，很多是是非非分得并不是很清楚。

曹达这个名字对他来说非常陌生，唯一让他记得住的，就是曹达眼角长了一颗生了毛的大黑痣。

过去的很多年里，那颗黑痣都是造成他噩梦的最大困扰。

不是没报过官，也不是没想过去讨公道。



为了给爹和小黄报仇，他娘几乎变卖了家里所有的祖产。

可最终换来的又是怎样的结局？

很多年之后，他才知道那恶少名叫曹达，祖籍并不是渭洲，闯下祸事之后，曹达就连夜离开了渭洲，不知去向。

怎么也没想到，出门准备给自家小姐查骆逍遥底细的时候，竟被他一眼认出曹达的长相。

阔别十六年，曹达早已从当年那个十六七岁的少年，变成今日满脸横肉的可怕男人。

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太多痕迹，却没有将那颗长了毛的黑痣祛除。

看到他的那一刻，唐浅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和愤怒，暗中跟着曹达进了月阳楼，趁着人少的时候，一头闯进房间，亲手结束了曹达的性命。

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曹达死了，曹国舅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更何况你杀曹达的时候，还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和行踪。”

唐浅表情难过地看了她一眼：“所以等到天黑，我才敢回凤府见小姐最后一面。”

凤九卿怔住：“最后一面？”

“我亲手杀了曹达，自然不敢奢望还有机会继续活着，反正横竖是一死，只是死前，仍希望能和小姐亲自道别。”

话至此，他突然又跪了下去。

“小姐，我很抱歉，从今以后不能留在你的身边侍候你了。我唐浅无亲无故，没有后人，若小姐还记得我这个仆人，逢年过节，只要在我坟前烧些纸，我已经别无他求……”

没等唐浅的话说完，凤九卿已经气得狠狠拍了一记桌子。

“你这是已经做好送死的准备了？”

唐浅没敢吭声，犹豫半晌，才轻声道：“我不想因为自己而连累到小姐和老爷，既然一定要有人给曹达偿命，我自会主动去官府自首。”

凤九卿被他气得眼圈直发红：“那当年你承诺过我的那些话，如今也都不算数了？”



还记得当年自己买下唐浅的时候，对方曾亲口对她说，赴汤蹈火、死而无惧。

结果才不到五年，他居然就将自己曾发下的誓言忘得精光。

虽然名义上两个人是主仆，可在凤九卿的心里，早已将唐浅当成自己的亲哥哥。她可以在他面前撒娇，在他面前任性，在他面前露出最真实的一面。这样的感情，早已经超越了血浓于水的亲人。如今让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去送死，无论如何，她也做不到这么冷血。

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骚动。

两个人同时警觉地对望一眼，就听彩霞的声音从外面传来。

“搜捕罪犯？我们老爷不在家，而且我家小姐平时做人非常本分……喂，你们不可以擅闯内宅，小姐……小姐……”

彩霞的叫喊声并没有影响那群人入府。

凤九卿当下脸色就白了，她一把扯住唐浅，对他道：“你先躲起来。”

唐浅没有动，他沉着脸，轻轻摇头：“小姐，算了！既然官兵已经追到这里，说明他们已经知道凶手的身份，我不想连累凤家，更不想连累小姐……”

这时，房门突然被人撞开。

闯进来的是禁军统领赵兴，这个人也是曹国舅的一个亲信。

当他看到唐浅的时候，唇边勾起一道冷笑：“户部侍郎曹达今日被人所害，据目击者说，凶手手提长刀，脸上有疤，拥有此特征者都要被归类为嫌疑犯抓到衙门受审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，立刻送押刑部大牢等候提讯。”

凤九卿刚要说话，就见唐浅冲自己使了一个噤声的眼神。

他毫不反抗地站在那里，任官兵用绳子将自己捆了个结实。

就在唐浅即将被人带走的那一刻，凤九卿突然道：“既然你还把我当主子，你这条命，便归我所有。唐浅，你记住，在我没准你死的时候，你要是死给我看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”

唐浅忍不住转身看了她一眼，嘴巴张开又合上，在他还没来得及回应的时候，闯进凤府的官兵，已经不客气地将他强行拉走。

答答哀来

唐浅因伤人性命而被关进大牢，对凤九卿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

就算他真的杀了人，可被他杀的那个人也是死有余辜。

现在唯一让她头痛的就是，曹达是曹国舅的亲侄子。

唐浅一刀将人家侄子的脑袋砍了，依曹国舅那种小肚鸡肠、睚眦必报的性格来推断，不亲手将唐浅送上断头台，对方一定不会就此罢休。

曹国舅任职户部，虽然官位与她爹凤莫千同级，但有一个太子外甥给他撑腰，在朝中的地位自然令人不敢小觑。

唯一不将曹国舅和太子的势力放在眼中的，放眼整个黑阙王朝，恐怕也只有四王轩辕容锦了。

想到这个人，凤九卿的心没来由地抽搐一下。

自从上次她因为他暗中派人监视自己而同他大发雷霆之后，他果真信守诺言，在她的面前消失得彻底。

本以为这样才是最好的结局，可渐渐习惯了被他呵护宠爱着，突然间就这样断了联系，心中到底是有些失望和落寞的。

无法避免地心痛之后，她告诫自己，感情并非生命的全部，她才十六岁，未来的人生还有很长。

如果上天注定她与轩辕容锦没缘分，就算再怎么勉强，两个人之间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

既然如此，她不如顺应天意，与他从此划清界限。

可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最大难题是——唐浅入狱了！

当今世上，唯一能令唐浅死里逃生的，除了轩辕容锦，她真的找不到第二个人。

思前想后，反复犹豫，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躁，主动来到四王府的大门前要求见轩辕容锦一面。

四王府的齐管家是认得凤九卿的，可此刻面对她的求见，齐管家却露出抱歉的表情。

“我家王爷近日公事繁忙，已经下令拒不见客，若凤姑娘有什么事，可以等王爷闲暇时再来求见。”

被直接下逐客令的凤九卿傻眼了。

虽然早已做好被刁难的准备，但亲耳听到齐管家用这种疏离恭敬的语气告诉她，四王根本不想见她的时候，她还是被伤害了一下。

不甘心就这么被人打发回去，她耐着性子笑道：“还请齐管家禀告王爷一声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见他一面。如果王爷现在没时间，我可以在这里等着，只要王爷想见我了，过来召唤一声便可。”

齐管家似乎没想到她会这么执着，一时间倒愣了一下。

“齐管家受累了！”

说着，一揖到底，给足了对方面子。

齐管家有心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可见她态度这么绝决，嘴里的话到底没好意思说出来。

他转身进了府内，将外面的情况如实向轩辕容锦汇报了。

正懒洋洋躺在软榻上看书的轩辕容锦闻言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，便别过视线，不再理会。

既然她想在府外候着，那就让她继续候下去好了。

齐管家见王爷神情冷漠，也没敢再吱声。

眼看着黄昏已近、日渐西斜，凤九脚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站在府外耐心等候。

她知道齐管家口中所谓的四王公事繁忙不过就是个幌子，如果轩辕容锦真想见她，不管多忙，说句话的工夫总能抽出来。

可现在他却摆出拒绝求见的姿态，足以说明对方并不想见自己。

既然他想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她曾经的不识好歹，那么她会如他所愿。

只要能让她唐浅活着，就算受些责难和委屈，对她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。

很快，天边的最后一丝余光已经彻底消失。黑暗降临，伴随着滚滚的雷声，一场大雨就要洒向人间。

四王府的书房内，轩辕容锦目不转睛地看着捧在手里的经书，那一字、一行行虽映入眼底，却未抵心中。

即使他不问，依然知道府外守着一个人。

随着雷声越来越大，内心深处的焦灼也越发地强烈起来。

“王爷，今夜必有一场急雨，气温转凉，您要不要添件衣裳？”江虎这话说得极为婉转，可言下之意，却仿佛在影射着什么。

雨急，天冷，外面还候着一个等待求见的姑娘。

若王爷心中有一分怜惜，必然不会让他在意的人受半分委屈。

捏在书上的手指在听到这话之后无形地收紧几分，微微闭上眼，拼命告诉自己不要在意那个曾让他受尽侮辱的凤九脚。

可随着雷声轰鸣，大雨落下，一向冷酷无情的轩辕容锦，到底承受不住内心的煎熬，叹了口气，对江虎道：“去让她进来吧。”

江虎接令，急忙出门将这个�息告诉凤九脚。

半晌后，外面传来微不可闻的脚步声，那个人站在门外，轻声道：“四王！”

“进来吧！”

书房的两扇木门被拉开，映入轩辕容锦眼底的，是浑身已经被雨水湿透的凤九脚。

即使她此刻狼狈得就像一只落汤鸡，依旧无法将她与生俱来的那股傲气



和镇定掩去。

他紧绷着俊脸，面无表情道：“听管家说你有要事想求见本王。”

对于凤九卿今日的来意，他并非一无所知。

这也是让他对她产生恼意的其中一个理由。

他是希望凤九卿主动来找他，却无法容忍她的主动而来是为别人。

双脚刚踏进房门，凤九卿便无言地一头跪倒在他面前。

轩辕容锦眯起双眼，垂头看着跪在不远处的凤九卿，冷冷地笑了一声：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凤九卿虽然双膝着地，可双眼迸发出来的目光却带着不容旁人忽视的执着。

“我求王爷，放了唐浅！”

直切主题是与轩辕容锦交流的最好方式。她相信以轩辕容锦的聪明，早就应该猜到她今日的来意。

更何况唐浅犯事之后，直接被投进刑部大牢。虽然案子还没开审，但曹达的死讯却早已传遍京城。

作为刑部主审，轩辕容锦没必要亲自审理此案，但只要他肯私下通融，唐浅的性命绝对可以保得住。

“你不屈不挠地来这里求见本王，就是想让本王为了你触犯国法？”

他声音突然变得严厉起来：“唐浅是杀人犯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了户部侍郎，可你却大言不惭地跑到本王府上，求本王放了他？”

轩辕容锦无比愤怒地从软榻上起身，直奔凤九卿面前。

“你到底将本王当成什么？在你不需要的时候，声嘶力竭地指责本王的种种不是，让本王从此远离你的世界。当你想要利用的时候，又伪装出卑微的姿态试图博取本王的同情！”

“凤九卿，你是不是真的以为，本王之前对你表露出来的好感，可以让你视为在本王面前骄傲的资本？”

“王爷可以讽刺我的不识好歹和得寸进尺，可你实在没必要如此妄自菲薄，自贬身价。”



凤九卿没想到他的情绪竟会如此失控。

“我承认今日来求王爷私放唐浅的确很过分。但是王爷，唐浅所杀之人罪大恶极，罪该万死。”

“那曹达如果是良善之辈，唐浅的确该诛，可王爷仔细打听打听，曹达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货色。他死了，究竟值不值得让唐浅为之付出一条性命。”

“曹达是什么货色本王并没兴趣，但曹达的伯父是本朝国舅，这是整个黑阙王朝共知的事实。”

“没想到王爷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到头来却还是忌惮太子一系的势力。”

轩辕容锦闻言，顿时向她飞去两记凶恶的眼刀。

凤九卿无畏地笑了笑。

“如果王爷真的畏惧太子和国舅，那么今日，倒是我凤九卿求错人了。”

“你以为用激将法就能令本王帮你？”

“王爷足智多谋，腹藏乾坤，若我真想用激将法逼王爷帮我，实在是太小看王爷的本事。今日之所以会主动登门，是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四年前皇宫御花园所发生的那件刺杀案。”

果不其然，当她提起这件往事的时候，倒是令轩辕容锦一愣。

“当时王爷独具慧眼，小小年纪便已经猜到那些刺客并非北漠所派，足以预见王爷和太子之间早已经水火不容。”

眼看着轩辕容锦的脸色越来越阴冷，凤九卿微微一笑。

“王爷，如果我说，再过四年，便是王爷手握大印，登基为帝之时，你敢不敢明目张胆地与太子和国舅为敌，为夺这天下重权，而对太子一系全数斩杀？”

轩辕容锦震惊了！

他表情错愕地看着那个明明跪在自己面前，可脸上却露出狠戾表情的女子。

这个只有十六岁的姑娘，为什么此时此刻给他的感觉竟是如此令人胆战